

持“韧”性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清晨，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工作室兼卧室与世长辞。

鲁迅逝世不久，许广平携海婴移居法租界霁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大陆新村9号后几易屋主，上海沦陷时日军也在此占据过很久，解放前夕为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职工宿舍。解放后为了纪念鲁迅，党和政府恢复了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一九五〇年在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和许广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大陆新村9号按鲁迅生前居住的原貌修缮和布置，室内物品绝大部分是原物。一九五九年，鲁迅故居被列为上海市甲级文物保护单位。

（写于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日前夕）

注：

① 《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②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商业汇编》：上海总商会月报部编印。③ 报关行，指主要留住来沪客商，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储存货物的场所。“天泰成”，是报关行的行名。④⑥ 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⑤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廖立峨信，《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68页。⑦ 原载一九四一年《大陆新报》。引自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第116页“鲁迅追怀”篇。《回忆鲁迅》，内山嘉吉、鲁迅之友会编，一九七九年九月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⑧ 竹内实：《鲁迅远景》第25页“内山书店的周围图”，一九七八年一月日本田烟书店出版。⑨ 上海市公安局一九七五年编印的《上海市里弄俗称汇编》。⑩⑬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第54页，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日本角川书店出版。⑪ 小泉让《鲁迅与内山完造》第226至228页，一九七九年六月日本讲谈社出版。⑫ 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庄园”我认识了鲁迅先生》，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文艺报》。⑭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93页，一九六一年五月作家出版社出版。⑮ 山下恒夫：《内山完造年谱》，载内山完造著、内山嘉吉等编的《回忆鲁迅》第423页。⑯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89页。⑰ 一九三二年上海市电话簿。⑱⑲⑲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许广平同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谈话。⑳㉑ 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一九七九年二月文物出版社出版。

关于茅盾谒鲁迅墓照的拍摄时间

季 文

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登载了新华社发的茅盾六张照片，有一张是他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墓碑前的合影（以下简称“茅盾谒鲁迅墓照”），旁注文字说明：“1946年10月，茅盾和许广平在上

海鲁迅先生墓碑前留影。”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此照文字说明所标出的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茅盾谒鲁迅墓照片看，当时所摄入的鲁迅墓碑是经过改建后的墓碑。但一九四六

年十月时，鲁迅墓尚未修缮，仍竖着低矮的梯形水泥小墓碑，碑上嵌着一张鲁迅瓷象，刻着海婴七岁时书写的“鲁迅先生之墓”数字。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时代日报》发表一篇消息报道，内容是介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于十月二十日组织文化界人士举行“鲁迅先生十年祭”扫墓仪式的经过情况，其中写道：“当我们抵达这驰誉沪上的万国公墓时候，举目四瞩，石屏石桌石狮石凳规模壮丽，式样精致的陵墓正象星棋罗列，到处可见。可是在睡下了十年的人民导师鲁迅先生的墓陵，除了一张磁象外，只是坏黄土而已。”这段文字从侧面证明，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复盖着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伟人灵柩的，还只是坏黄土。

“鲁迅先生十年祭”后，文化界人士与鲁迅生前友好决定资助改建鲁迅墓。改建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九、十月间。当时以许广平出面，由孙泉记石厂承包这项工程。孙泉记石厂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即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设计好《周府坟墓图》。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该厂抄奉给许广平一份工程账，题为《抄奉坟墓苏州金山石料工程账B》。此账附言中记载着修墓付款合同：“九月廿五日定，十日十六日完工不误，双方言明照账实算。”查许广平付款记录，她共付出石料工程账三笔，付款时间分别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和十月二十日。鲁迅墓经修葺以后，花岗石的廓盖取代了荒草丛生的土堆，简陋的墓碑改成高2.8尺、宽2.6尺、厚1.3尺的圆头形墓碑（即茅盾谒鲁迅墓照上的墓碑式样），碑文由周建人书，四周植有桧柏，墓地显得较为庄重肃穆、宽阔整洁。

鲁迅墓的改建工程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竣工，那茅盾谒鲁迅墓照究竟摄于何时呢？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指出，此照已经过了剪裁处理。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这张完整的照片，照上是茅盾、许广平、B·

且·罗果夫在鲁迅墓碑前，罗果夫紧靠站立在茅盾的另一边。B·H·罗果夫是苏联的东方学术研究者，曾任塔斯通讯社远东分社社长。茅盾、许广平、罗果夫等人在鲁迅墓碑前的照片，笔者还见过类似的一张。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苏联《新生活》报在第三版以整版（四开）篇幅出了一期纪念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的专辑。该版左下角刊登两张配有俄文说明的纪念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的照片。一张是许多青年在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另一张为茅盾、许广平、周海婴和罗果夫在鲁迅墓碑前合影，文字说明指出茅盾等四人“在鲁迅墓的新墓碑前”。《新生活》报刊登的这张照片，除照上多了海婴外（他站在许广平身后），其余三人，从服装、神态直至站立位置以及拍摄角度，同新华社发的那张，几乎完全一样。据此可作如下判断：一九四七年十月，纪念鲁迅逝世十一周年之际，茅盾、许广平与罗果夫等人前往万国公墓祭扫修缮一新的鲁迅墓，并拍下若干张照片留念。新华社发的即为其中之一。

茅盾谒鲁迅墓照的拍摄时间，从茅盾在上海的活动时间分析，也可推算出来。一九四六年三月，茅盾离重庆，转辗广州、香港，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到达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茅盾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与中苏文化协会等十二个文艺团体在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举办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会后第二天，他与周恩来、许广平及郭沫若、冯雪峰、沈钧儒、叶圣陶、曹靖华、田汉、洪深、胡风等文化界人士又祭扫了鲁迅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茅盾应邀，赴苏联访问，于翌年四月底回沪。鲁迅逝世十一周年之时，茅盾再次同许广平及苏联友人罗果夫等拜谒鲁迅墓。那已是刚改建好的新墓，也就是今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发的那一张照片中的新墓了。